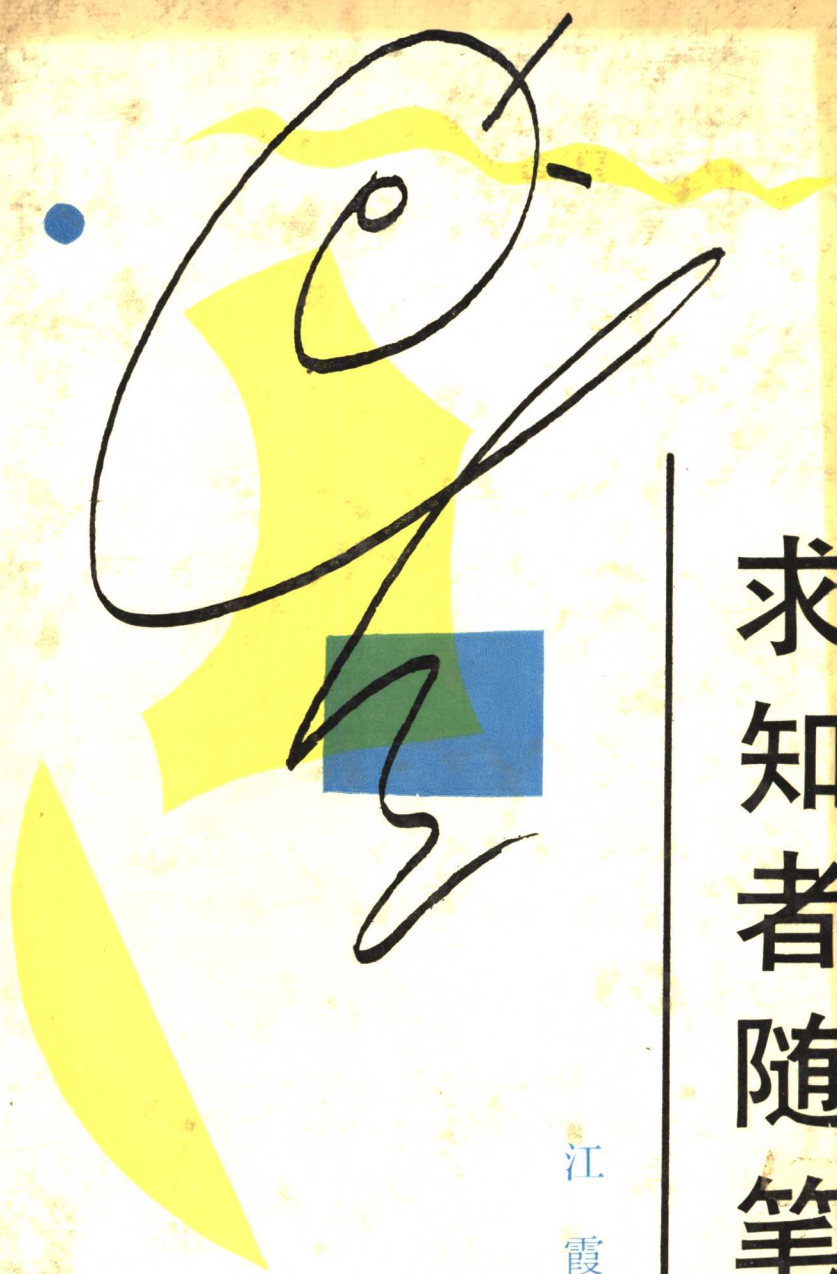


求知者随笔

江霞



求知者随笔

江 霞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求知者随笔

江 霞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4 插页 23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65

ISBN 7—209—00780—6

D·215 定价：6.50元

题 记

我永远是个求知者。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也是我的座右铭。

偶尔写点短评、政论、漫谈之类，都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文章。虽然肤浅、不成系统，却也反映了追求真理的热忱。

这里汇集起来的，主要是最近十年来的文字，内容侧重于思想文化、精神文明和学习方面。欢迎批评。

作 者

1990年9月

目 录

信仰、意识形态斗争及其他.....	1
信仰简论.....	4
“横比”和“纵比”.....	9
大题小做说“全盘西化”论.....	12
先进性、觉悟和是非分明.....	14
学哲学与武装头脑.....	18
重视工人的“理论兴趣”.....	24
对理论力量的切肤之感.....	29
从“太一般的括弧”谈起.....	32
两种不同的“一点”.....	34
把眼框子放大些.....	36
实际运动的理论表现.....	38
文化史的一点启示.....	41
“拔尖”随想.....	44
“要班门弄斧”好气派.....	47
关于成材的杂感.....	50
信息·能力·知识.....	53
学风偶感.....	56
不怕复杂和困难的脑袋.....	59

发展理论思维能力·····	61
调查研究 代代相传·····	70
还要提倡工作中的集体主义·····	79
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82
关于纪律·····	88
话说“一字法”·····	91
“头绪”杂说·····	94
“共患难”与“共欢乐”·····	97
积极和消极·····	100
贵在认真·····	105
把工作当学问做·····	108
把“互相学习”由套话变为实话·····	110
当好“配角”的艺术·····	112
决不能“唱功好，做功差”·····	115
杂谈“想办法”·····	118
道德的标尺·····	121
思想政治工作二题·····	124
值得倡导的家务劳动服务工作·····	127
小城镇建设随笔·····	131
小集镇与农民·····	135
知识是光华四射的珍宝·····	138
精神文明建设三题·····	151
攀枝花精神和理想教育·····	161
治沙人提供的启示	
——读《沙都散记》随笔·····	169
评一种思维方式·····	177

“以不贪为宝”和“三无私”	180
功业和名位	183
“舍长责短”和“扬长补短”	185
职业道德漫谈	188
职业道德和科研道德规范的启示	193
编辑的职业道德及其他	198
“双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	205
谚语和文明	209
关于朴素的品质和风格	212
高尔基笔下的“海燕”	216
挺挺而立的岁寒松柏	218
品格二题	220
语言与心灵	224
人才与团结	227
业余生活与精神文明	229
须知公家是自家	231
求知者札记	233
思想家的智慧	241
议一议梁启超的“吾学病爱博”	247
“劝学”琐谈	251
管理与文化	256
党的工作机关也应该搞科研	260
为素养而读	266
求知的絮语	268
不要责怪重视智育	270
不能笼统地反读书	274

思想文化小品·····	278
文化小品·····	290
漫读杂记·····	292
从果实剥开想起·····	295
随感录（一）·····	297
随感录（二）·····	301
风格、情趣种种——文艺欣赏杂感·····	308
传记的特点与文学的长处·····	314
出版工作小品·····	317
愿杂文有光·····	322
杂文多样化·····	325
“长短肥瘦各有态”之类·····	327
有趣的“可读性”·····	329
看川剧变脸有感·····	331
陶行知先生在凤凰山·····	333

信仰、意识形态斗争及其他

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列主义，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信仰对于我们事业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早已有过许多证明。但是近十年来，仍然有人不断向我们的信仰进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对我们的信仰的伟力，提供了新的证据。

进攻之一：据说人首先应当是思想者，而不应当是信仰者，因为信仰属于宗教的范畴。对此需要说些什么呢？恐怕不需要多说了。一句话，这不过是把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信仰，故意同虚幻的宗教信仰混为一谈罢了。

进攻之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其中重要的一招是搞“思想渗透”，它的核心也就在“改变人们的信仰”。这在西方反动势力的语言中，叫做“播下民主自由的种子”，“给共产党国家的精神上动荡增加激素”，逐渐地影响信仰”，“使他们信仰资本主义”，等等，等等。他们的所谓“攻心战”，“腐蚀战”，其中的要领，大抵也都是这些东西。

听了这些话语，我们能不惊醒吗？现实生活已经把“信仰问题”提到这么尖锐的程度，难道我们还能够遇事不问“姓社姓资”，把信仰抛在一边吗？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我们就得针锋相对，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我们需要再学习，再锤炼，坚定我们的马列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这既是我们的誓言，也就应该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针。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些所谓“精英”，要过这样两手：

一手是，鼓舌如簧，用各种花言巧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叫卖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时髦思潮，用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当他们无法否定意识形态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制度、反映阶级利益时，又乞灵于胡搅蛮缠，据此制造混乱，故意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同科学对立起来，并同教条、僵化混同起来，以达到其“淹没”、“消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消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斗争的目的。

另一手是，千方百计地抢夺阵地，强化他们那一套意识形态的宣传。有一个动乱“精英”曾经得意洋洋地对香港的一家杂志说过，他们这些人是重视舆论工作的，包括出版各种各样的丛书。又说，他们的这些工作，对于转化思想，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使之起而要求政治改革（当然是改成资本主义政治），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又涉及信仰问题，还涉及意识形态斗争。同志啊，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确实确实是在毫不含糊地利用各种时机，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开展着他们的意识形态斗争啊！

总之，他们是一只手来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一只手向我们猛烈开火，这就是前几年意识形态方面痛苦而严峻的现实。真是太值得我们深思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仍在继续啊，我们岂能悠哉游哉，马放南山！

提起意识形态斗争，有人总是不以为然，说什么：几篇文章，几本书，能有多大作用，何必搞什么批评，搞什么思

想理论斗争呢？又说：这样搞，如果不是神经衰弱，就是极左思潮作怪。——这种论调，前几年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我们姑且长话短说吧。可以说，对于这类论调，去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已经做了很好的反驳。血的教训证明了，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与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个别的文章和书，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在一定思潮中，既可以反映一定社会势力的利益和要求，也可以把一定的社会势力鼓动起来投入行动。所以，从联系的观点看，从阶级观点看，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进行斗争，尽管通过的是批评个别的具体的文章和书，那也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于人民和社会前进的利益。相反，对这种思潮的泛滥如果不斗争，或者不能正确地进行斗争，而是一味退让、纵容，则必然会使人民和社会蒙受祸害，其贻患也必然会结出苦果来。资本主义化的温床，恰恰就是在这里设置起来的。这已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现实生活的昭示。

这个道理难懂吗？不，只要不怀偏见就不难懂得。我们的古人如柳宗元也知道：“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那就好比“用文锦覆陷井”，“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所以，为了众人的利益，指出这就是陷井，也就是批评它和揭露它，是完全必要的。当然，柳宗元这里所批评的具体著作究竟如何，我们姑且不论，仅就他这种原则性的看法说，却实在足以启发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更加仔细地、审慎而又坚决地把指明“文锦覆陷井”的斗争开展起来。

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

（1990年2月）

信仰简论

有位青年朋友冲我说：信仰本身就带着宗教色彩；科学和哲学只讲认识、知识或理性，只有宗教才讲信仰。信仰，不属于理性的范围，而属于感情的范围、宗教的范围。在他看来，甚至相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是宗教世界观的残余。

我想了一下。觉得，简单地把“信仰”派定为仅仅属于宗教，似乎不妥。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确实是强调信仰，但那种信仰是盲目的、虚幻的东西，是人在自然和社会自发力量面前不认识、不理解和无能为力的表现。宗教信仰，求助于超人的所谓神的主宰，或者在神秘的幻想中寻求避难所，甚至要到来世天国去实现某种企求和愿望，从而使人们得到慰藉。所以，人们也称这种信仰为迷信。在哲学史上，反对宗教迷信的人们，总是强调知识和理性的作用，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能因此就把理性和信仰、知识和信念看作截然对立的東西。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人类还有另外一种信仰。这就是，建基于客观真理之上的信仰。人们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即便是初步的然而正确的认识，也可以确立起一种信念，一种信心和行动的意志，以至完全可以为真理而献身。这种信仰，是有科学根据的；它不是来自虚无缥缈的幻想，不是来自对天国、上帝和救世主的拜倒，而是来自科学的认识。

因此，人们常常把它叫做科学信念。科学，把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出来，从而使人能够掌握客观规律，并且依据客观规律来进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而得到预期的结果，所以，它可以并且必然要转化为人们的信仰或信念。这种信仰和信念，是人类进步的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是极可珍贵的。

哥白尼的“日心说”，无疑是一种科学认识或科学知识，但是当他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迫害面前回答说“地球总是在旋转的”。这时，他的科学知识就变成了他的科学信念。世界上无数共产主义者，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不惜牺牲，当然有深厚的社会物质原因，但同时也充分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这种信仰的力量。社会主义，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巨大研究工作，不仅由空想变成了科学，而且自从它变成科学以来，也就日益由科学知识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科学信念。这类科学知识转化为科学信念又转化为现实的情况，是人们可以经常地大量地看到的。

当然，科学信念或信仰即科学真理的证实，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科学信念既然是真正科学的，那么，不论经过怎样曲折复杂的过程，碰到怎样意想不到的破坏和阻挠，它终归是要得到证实的。科学真理，终归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赢得亿万群众来为之奋斗而得到完美的实现。所以，决不能用狭窄的、短视的眼光去看待科学信仰；不能因为一时的、偶然的未得证实，或因为受到敌人的破坏，因为出现某些歪曲偏离，就急躁地、轻易地对科学信仰表示怀疑和动摇。

应当说，那种把“科学信仰”同“宗教、迷信”混为一

谈的看法，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要把科学的信仰同宗教信仰区别开来，迷信必须坚决破除，而科学的信念则必须坚持。

拿相信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来说，我们也并不笼统地说，任何这种相信，都是科学的。黑格尔相信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但是他把这种规律性看作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所以他在问题上的解释是带有浓厚神学色彩的，并不能成为科学的信念。而马克思主义则深刻地分析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找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的规律，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最根本的、最本质的认识社会发展的指导线索；掌握这个线索，就能在多种多样变化的形态下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主流和趋向，不致被纷纭复杂的现象所迷惑。所以，只要我们认真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常注意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通过实践检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就有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许多新的历史现象，并且坚定我们的科学信念。在很多时候，往往并不是新的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不能够说明，而倒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理解得不深，运用得不好，特别是用它来研究新情况的工作做得不够，没有达到科学的水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认为仅仅只讲认识、知识和理性。它要认识世界，同时要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入哲学，既说明了认识依赖于实践，又说明了科学认识必然要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理论根据。这样，理论就要转化为行动，科学知识就要转化为行动的信念。这两个过程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决不能把信仰或信念简单地绝对地排出于知识

和认识之外。

如前所述，在哲学史上，用“理性”反对“信仰”的事例是很多的。但是，因为这种划分并不科学，所以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神学的影响。象康德，也不懂得认识和信仰的辩证关系，他把“此岸”划给认识，把“彼岸”划给信仰，这就不仅限制了理性和认识的范围，抽去了它转化为科学信仰的力量，而且把信仰完全推给了宗教，从而贬抑了理性，为巩固宗教信仰和神学，保留了一个地盘。

这又使我想起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罗素在该书的“绪论”中，讲到过哲学、神学和科学的不同，但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而是从精神现象上，说一切可靠的知识都属于科学，科学更多地求助于人的理性；又说，一切超出可靠知识范围的信条，都属于神学，哲学有同神学相似的一面，那一面，就是由关于某些事物的思辨所组成的。在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把信仰、信念同理性、知识对立起来，又从实证论的观点上把思辨、信条等等统统列入神学的范围。这种实证论观点影响所至，当然就不能理解科学知识转化为科学信念的事实。

思想史上还有过这样的事例，也很发人深省。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兄弟等人，指责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愚蒙地“信仰”无产阶级。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原理，也是神学信条。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理性”的哲学呢？当然只能是他们那种任何东西都不信仰的“批判的批判”了。真是多么荒谬的观点啊。

我希望，认定任何信仰都属于宗教范围的朋友们，仔细地区别一下科学信念同宗教、迷信的界限，把破除迷信的工

作坚持下去，也把保持坚定科学信念的工作坚持下去。

诸如林彪、“四人帮”那样的假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中真正起作用的革命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移地为之奋斗！

（1981年3月）

“横比”和“纵比”

比较，大量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发展起来可以成为学问。象比较文学、比较语言学、文化比较学等等，都是以比较见长的、很有价值的学科。

据说，国外有些专攻“比较学”的人认为，狭义的比较只是“横向比较”（即同一时代不同国度、民族和地区之间在某一方面的比较），而“纵向比较”（即一个国家自身在某一方面现在与过去的比较），则除非广义就不能列入。由此延伸，出现这样一种主张：在比较中要着重发展“横比”。

“横比”，当然是比较的主干，如果做得正确，会有助于打开眼界，发现自己的长短，认识自己的特点。这对于克服闭关自守、自满自足的盲目性，对于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和开拓创造，都大有益处。然而，比较中的“纵向”，其意义也决不可低估，而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借助于正确的“纵比”，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发展变化的线索、脉络和规律，有利于肯定成绩，鼓起信心，扎扎实实把握自身的特点和条件，去夺取未来。

事实上，在研究工作中，“横比”总是同“纵比”相辅相成，紧紧相连的。只要比较是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就不能停留于事物现象间静止的横的比照，而必须深入考察被比较各方的运动状态，这样也就必然进入比较中的“纵向”。